

◆家园小景

吃了年夜饭奔“田畈”

刘少勤

兔年春节前,也就是天把时间吧,挂着全国各地号牌的车辆,选美般扎堆排列在老家街巷。乡土,乡情,乡音,衣锦还乡的姑娘、小伙子们摘下口罩,舒畅地呼吸家乡的空气,见面亲切叫着小名,有的还夸张地喊着绰号,老人们一旁听着,张着豁牙的嘴角乐呵呵的,那些外地来的新姑爷、小媳妇不明就里,也都陪在一起笑意盈盈。

接下来的几天,一栋栋老宅里飞出欢歌笑语,村子里爆竹声声,村村通的乡间道路上人来车往。年三十,白天忙着挂灯笼、贴对联、拜年、祭祀;年夜饭上,老少团聚,嚼着家乡美味,孩子们喝着甘甜饮料,大人们一轮轮地敬酒,说不尽祝福。氤氲热汽中,大红灯笼下,朦胧着一张张酒酣耳热的关公脸,除夕的酒醉解岁月的思念和烦忧;夜里,五彩烟花装点着夜空,村庄、山峦影影绰绰,爆竹整宿炸响,天不怕地不怕的看门狗蜷缩在窝里,调皮的猫猫不知躲到了哪个旮旯。

我常回忆一家老少一起过年的场景。父母在世时,那时我还在部队。偶尔春节回家,记年夜饭前,父亲都将他的那头老牛喂得饱饱的,将堂屋炉火烧得旺旺的,将他的父母、我的爷爷奶奶的牌位高高供起。吃年夜饭时,三代同堂,二老端坐上席,我们一群虾兵蟹将围聚桌前,一向滴酒不沾的父亲,“沾嘴为是”地接受轮番敬酒,二侄女刘平性格活泼,敬酒时非要爷爷“感情深一口闷”,看着爷爷“一口闷”的痛苦样儿,她的两颗虎牙笑成了獠牙。倒是母亲痛快,她一一回敬我们,兴致高时还会给“她老头子”救驾。

吃过年夜饭,孩子们结伴串门拜年去了,我们四兄弟陪着父母聊天,妯娌们收拾碗筷、忙着大年初一的早餐。父亲算着他的收成,

其实也就是养了两三头猪、收了两三千斤稻子、几百斤麦子,老黄牛还能耕地犁田,还有祖上留下的老茶树每年都能摘上几斤新茶。二老最开心的,还是听我们汇报一年的收获,还有开年打算。父亲笑眯眯地听,中间插话或最后总结,说得最多就是“我们是正经人家,出门在外要做正经人、做正经事”“投胎做汉子,就要挑得起担子”这两句。

接下来一两天,我们或结伴或分头走亲访友。再接下来,父亲领着我们巡他的山、看他的地,脱下外套去拔茶园里的草。再接下来,年还没过完,至少我的假期还没结束,父亲就开始催我们外出了,他总唠叨“没有丰收的田,哪有快乐的年”。他说我们的“田”都在外面,在他心里,外面的世界有他儿子的“一亩三分地”,有他孩子的“责任田”。对于我,他说得直白,我的家在部队,我的“田地”也在部队。母亲用几块米糖或一把瓜子作为奖赏,让大孙女带头做作业,她说过年孩子们都玩疯了,书本都要还给老师了。

待我们一拨拨地出发了,父亲又开始侍弄起他的土坷垃,母亲也开始张罗着孵化她的小鸡小鸭。

人勤春早,大自然春潮涌动。我们在浓浓年味中享受浓浓亲情,在幸福时光中憧憬更加幸福的未来。小外甥大年初四就回到公司,他说新的一年要带领团队敢为、敢闯、敢干、敢首创,抢抓新机遇,开辟新市场。

兔年春节一晃而过,我们在团聚中祝福问候,在期待中加油鼓劲。又是天把时间吧,家乡又恢复了宁静。那些车,满载叮咛嘱托奔向远方。那些人,已重回各自岗位,正在“责任田”里播撒新的希望。



雪梅 李昊天 摄

◆乡风民俗

元宵节的色彩

沈顺英

故乡的元宵节,是一幅色彩斑斓、喜庆浓烈的油画。故乡的元宵节永远是火热喜庆的绛红色。

故乡的社火,品类丰富,花色众多,通常由周围好几个村子共同出人出钱,联合举办,既有办庙会、唱大戏、说书讲古等在固定场地表演的节目,还有舞龙、舞狮、扭秧歌、划旱船、跳高跷、耍杂技等沿着预定线路游动表演的节目,故乡谓之“社火队”。儿时“社火队”一来,父亲就拉着我赶去观看。我怕我看不到精彩节目,也为了避免我走得太累,就把我扛在肩头观看,能跟着队伍走好几里。一路下来,父亲累得大汗淋漓。回想起来,社火队就像一只火红吉祥的游龙,游到哪里,哪里就人山人海,锣鼓喧天,欢声笑语,热闹非凡。

生机勃勃的绿色,是故乡元宵节的重要色调。看过社火,就该吃元宵了。母亲烹制的翠绿水灵的绿豆沙元宵,是永难忘怀的童年美味。她先从村口打来适量清冽甘甜的井水,倒入家乡特产的优质绿豆浸泡三四个小时,入锅用小火慢慢煮熟后放入白砂糖搅匀,待糖溶化后熄火碾碎成泥状;再将绿豆泥搓成圆球,装入盘中待用;接着将圆球放入漏勺,在盛有清水的盆中过一下,放入装有糯米粉的盆中,平稳地摇晃盆子,使圆球均匀地裹上糯米粉;再将裹上糯米粉的圆球重新放入漏勺中,在清水中过一下取出,放入糯米粉中。如此反复,元宵就做好了。与枸杞子一并入锅煮熟后,就端上来了。

翠绿鲜亮的元宵静卧在热气腾腾的清汤中,火红的枸杞子点缀其间,清甜醇厚的香气扑鼻而来,刺激着人的味蕾,引诱着人的食欲,一口咬下去,只觉得香糯绵甜,鲜爽滋润,心里甭提有多美了。

充满希望与活力的橘黄色,是将元宵节喜庆氛围推向高潮的关键色调。往往是刚刚放下饭碗,激情洋溢的元宵之夜就来了。在阵阵欢快的脆响中,橘黄的烟花此起彼伏,如鸣镝呼啸着刺破夜空,拖着龙蛇般长长的尾迹在空中飞翔。闪亮的烟花,照亮了村子,也引爆了孩子们撒欢嬉戏的激情。

印象最深的是偷柴烧火。据说,元宵夜的柴火被上苍洒了灵药,浸着浓浓的喜庆吉祥,有抗病、驱邪、减灾的神奇功效,在野外烤了能保证一年平安健康,对抗病抗灾能力差的孩童尤为重要。烟花刚一谢幕,我们这些毛孩子就出动了,到东家柴垛上偷一捆棉花柴,去西家偷些杨树棒、松树枝。由于各家都有孩子,大人们对我们的偷柴行为颇为宽容,然后全村的孩子们都聚在村口打麦场上燃起篝火,载歌载舞做游戏。

我们就在这橘黄的火光与热烈的歌声中一年年长大,然后又像候鸟般飞向远方。元宵节又到了,故乡那斑斓的色彩和美丽的往事,又呈现于眼前了。我多想再回到家乡,再感受感受故园的温度啊!

◆儿女情长

心中的痛

毛炜

去年的5月8日是母亲节,也是母亲离世整整二十周年,我从骨子里、内心深处呼唤我的母亲。

母亲陈玉霞,福建省南安县莲塘镇人,原是中国解放军七十三师二十九团职工。当年年仅十八岁的她,由组织上介绍年长二十岁的父亲为妻,八年时间里先后为父亲生下我们兄弟姊妹五个。为了照顾年幼的孩子,母亲在父亲劝说下辞职,在家相夫教子,勤俭持家。1960年代中期,全家从山东聊城随父亲下放到桐城乡下,由于距福建娘家路远,交通不便,刚结婚没小孩时回去一趟,后来一直都没回去过。在乡下,由于环境、习俗的改变,加之语言不通,母亲吃了很多苦头。母亲具有乡下人勤劳朴实善良的作风,也兼有城市人的和蔼、大度,对任何人皆彬彬有礼,常常帮邻居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,教他们编织、做面食等等,家里有些可口食品也送给邻居品

尝,左右邻居也常常回赠。母亲因家忙没有时间串门,邻里大嫂大姐常来我家,母亲总是笑脸相迎,始终如一,平时家里来串门的人很多,她一概泡茶倒水,热情相待。在乡下十多年,和邻居没红过脸,建立了一种密不可分、相互帮助的融洽关系。

我年少不懂事,常欺负邻家小孩,大人带小孩找上门,母亲用扫帚打我几下,赠些零食,再三赔不是,让邻家满意而回。母亲能干,我们兄弟姊妹的衣服都是她自己亲手做,一针一线,像缝纫机做的,大孩子穿小了,就改给小一点的孩子穿,邻居们皆夸母亲细心耐心,孩子们上学时,母亲总是千叮咛万嘱咐,一定注意安全,路上不要打闹,听老师的话,每天重复一遍。

母亲五十岁时腿上患上了骨结核症,卧床七八年,是父亲悉心照顾让母亲站了起来,但母亲的腿留下了残疾,不能单独行走,到厨房做事需要扶着墙,生活勉强能自理。但好景不长,父亲突患脑溢血去世。父亲去世十一年后,母亲也追随父亲而去,享年六十六岁。

母亲从校门跨入军营,再到下岗,在世时,我没有好好照顾她。一想到这些,我不禁眼眶湿润,深深自责,不能为父母分忧,还常给父母添麻烦。时至今日,这常常是萦绕我心头的痛。

